

◇ 边走边看

海子故里

徐祥龙

海子故里在安徽省怀宁县高河镇查湾村。那里有海子文化园。

首先看到一尊海子半身像。他戴一副眼镜，西装革履，头发浓密如狮毛，眼睛黑亮如宝石，牙齿整齐如玉列，笑容灿烂如朝阳。他15岁考上北京大学，19岁分配到中国政法大学上班，21岁用海子笔名发表诗歌《亚洲铜》，25岁在关山卧轨自杀。他的诗歌成为1980年代诗歌精神的代表，影响了后续一代又一代诗人，被誉为“一个诗歌时代的象征”。

往后走，是圆形广场，墙壁大理石上镌刻着海子诗歌：“风吹在村庄/风吹在海子的村庄/风吹在村庄的风上/有一阵新鲜有一阵久远”；“亚洲铜，亚洲铜/祖父死在这里，父亲死在这里，我/也将死在这里/你是唯一的一块埋人的地方”。动人的诗句，流淌着真挚又决绝的情感。

再往后，是海子纪念馆。“叶落秋高感大美不言出海子，花开春暖知泰初有生是天德。”黑色的匾额、黑色的对联，这是诗人西川对他的黑色缅怀。海子巨幅照片立在大门内。照片里的海子躺在大地之上，四肢舒展，一派天真烂漫。纪念馆一角，摆放着犁铧、锄头、笆斗和一片金黄的麦穗，让我想到他的诗歌《五月的麦地》：“全世界的兄弟们/要在麦地里拥抱/东方，南方，北方和西方/麦地里的四兄弟，好兄弟/回顾往昔/背诵各自的诗歌/要在麦地里拥抱。”我注视着这一角，我百感交集。我邀请海子大弟查曙明与我一起站在海子铜像前，我们一起与海子合个影。那一刻，海子、查曙明和我，都很开心。

往西，过一条马路，来到海子

故居。三间瓦房，是2004年用海子稿费修建的。打碗花在门前零星地开着，像举着一只只嫩白浅红的小喇叭。屋旁一块农田，田里油菜已经结荚，一大片的青碧饱满。推拉式塑钢玻璃的大门敞开着，门上贴的对联是“庭前燕舞春光暖，院后花开四季春”。门头贴的横幅是“诗风浩荡”。故居的匾额是邓晓峰题写的。我看见堂屋矮凳边卧着一只花猫，白须，身上毛色以白为主，杂以黑红，看起来既干净又清爽。它压着自己的尾巴睡觉。我走近，它抬头望着我，并不慌张。看我并没有敌意，便继续睡觉。我唤它，它又抬眼看我。它的睡意被我无情地打搅了，但也不恼，只是将目光投向门外热烈的阳光。堂屋靠墙摆放一盆花烛。红花胜火，大叶滴翠。堂屋左边一间是海子母亲卧室，右边一间是海子书房。母亲卧室内空无一人，我止步。走进海子书房，看见书橱里摆满了书，书橱的玻璃推门交接处贴了封条，不能翻阅里面的书籍。书橱上方，端端正正地摆放着海子母亲的照片。照片里的母亲，面容慈祥，一团和气。

走出海子故

居，来到旁边海子书馆。门头匾额也是西川题写的。门上也有对联。联曰：“书里悟三千世界；馆中藏万丈诗情。”跟故居的安静不同，这里很热闹。有的游客坐着喝茶聊天，有的游客站在书架前翻阅书籍。海子的侄女笑着给大家倒茶，查曙明回答游客提问毫不厌烦。我在一节玻璃展柜里看到了海子用北京市法学会的便签写下的著名诗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其中“告诉我的幸福”一行的“告诉”后面，诗人西川用铅笔画了一条长线，并在长线后面加了“他们”两个字。两个字外面，又画了一个圈，像一个系着带子的小包袱，用到“告诉”后面去了。

海子故居二楼有几间客房，以海子诗歌命名，很新颖。分别是春暖花开、亚洲铜、珍贵人间、九月、麦地和以梦为马。在“以梦为马”客房住一晚，感觉肯定不一样。



苔痕映新绿 周文静 摄

◇ 生活手记

谷雨之后

赵远华

大自然真神奇，从天而降的雨，竟是从江河湖海蒸腾而上的。

每年谷雨过后，这个几千年的时令信号便神奇地拉开了江淮、江南等地雨季的帷幕。这个季节春夏交替，由暖转热，也是农耕文明中最为关键的一个时节。春雨贵如油，说的是无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发自肺腑的祈祷。

没有耕地就没有粮食，没有春雨的润泽，耕地便失去了意义。耕地需要兵戎相见、你争我夺来划定边界，那是人类社会自我设定的生命旅途中的坎坷。

春雨却不是能抢能争的资源，它是大自然难以捉摸的现象。所以，泰山上便常有天子带着群臣祈祷老天爷下雨。没有工业的时代，春雨确实比石油还昂贵。即使到了现代工业文明社会，缺水少的部分地区，水依然比石油贵。

宜城的春天总是有些短暂，好像刚刚才褪去冬日的厚厚服装，就直接切换到了短袖的热天。而这时，天空不时就会下一场雨，下得凶的时候，江水上涨，紧张的时候要巡堤，严重的时候要抗洪。1998年的大洪水时我还小，老家房子的水泥地面，大水刚刚淹过十厘米，村子顿时成了威尼斯般的水上世界。卖豆腐的老板撑着用木板扎成的水上家伙从我家门口经过，隔壁的村子里，一帮热爱龙舟的乡亲们还趁着大水，划起龙舟，敲起锣鼓，不亦乐乎。后来得知，全国上下都在那段时间里被滔天的洪水给难住了，好在关键时刻总是有人民解放军挺身而出，守住了大堤，保住了人民的生命和财产。

雨水多了将成为洪水猛兽，少了就干旱，吃不上饭。我仍然记得那个夜晚，时令也是在春夏之交，迷迷糊糊中，父亲趁着月色起身，到工具房拿起锄头，去田里放水。为了让种下禾苗的稻田喝上水，这样的起夜，再寻常不过。一次吃晚饭时，我自告奋勇和父亲约好，去体验一下月下放水的滋味。

“华，我现在去放水，你去不去？”我被猛地喊醒，意识到和父亲的约定，便立即起身，准备穿鞋。父亲说：“你就赤脚吧，再把裤脚卷起来，起码要卷到小腿上面。”没一会儿便走到了需要引塘水进干旱稻田的地方。田多水少，便需要派人看护，为放水，吵架，甚至打架也是常有的事。田一块一块连着排开，旁边则是一道水渠，塘水从上游放下来，塘里养了鱼，不能多放。水经过自家田的时候，需用锄头挖开口子，让水淌进去。然后，要转一圈，甚至走到田中间，几个角落都看看，水是不是都淹到了，才能收工回家。有的乡亲为了偷懒，不从渠里进水，而是直接从紧靠的两块田中间的田埂上挖开，这样一来，原本灌满了水的田，没一会儿就漏干了。

父亲让我光着脚走到田中间查看水情，我说淹到小腿肚子了，他说：“那差不多了。”水放好了，还要守护着，起码要到下半夜，才能放心回去。

自从不交公粮后，家里基本上就没有种过田了，父亲踏上了务工的征程，我也去了军营，再后来，那片田就被征收了。国道从上面经过，新的农贸市场拔地而起。

父亲再也没有去放过水了。

◇ 家园小景

双林村的“刷”样年华

胡文章

小满刚过的潜山市源潭镇双林村，没有预想中的喧嚣与匆忙，反倒透着一股“将满未满”的从容。

刚到村口老樟树下，只见几位大妈正坐在竹篮旁择菜，顺着大妈手指的方向，我们走进小微产业园，车间里机器轰鸣，自动化设备转得飞快。企业负责人跟我们聊起这些年的变化，语气里满是欣慰：“以前租房总担心被赶走，现在村里建了配套齐全的产业园，搬进来就能开工，心里踏实多了。”在这里，百家企业抱团取暖，一根根纤细的刷丝，经过精工细作，不仅走进了寻常百姓家，更成了国产大飞机的精密刷制品。十亿元的年产值、人均超三万元的收入，这些数字背后，是家家户户安居乐业的底气。

曾经零

散经营的困局，如今已被一万多平方米的小微产业园和电商基地打破。闲置的老校舍和土地苏醒过来，引来了十家电商主体拔节生长。三千五百多名村民离土不离村，在家门口就能端稳饭碗。当村集体年收入突破百万元，“刷业引领、百业竞发”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双林人触手可及的生活。

谁能想到，这个看似寻常的皖西南山村，竟是“中国刷业之都”的腹地，藏着一代代人的韧劲。从当年背着行囊走南闯北的“背包客”，到如今六百多家企业集聚；从几家小作坊，到五家规上企业领航，双林人硬是将一把谋生的小刷子，打磨成了响当当的金名片。

产业兴了，人心也更齐了。曾经各自为战的松散褪去，取而代之的是村企同心的默契。村两委牵头，从组织共建到资源共享，从

志愿同行到文化共育，从发展共谋到就业共促，六大主题的“村企共建”，如六根纽带，将人心紧紧相连。2021年成立的企业爱心协会，更是让这份温情落了地。四年间，百余家企业捐款百余万元，三百多次帮扶行动温暖了困难户，也托举起了四十多名学子的求学梦。五百多个灵活就业岗位兜住了民生底线，“新征程”奖学金又唤回了返乡的青年。

走在洁净通畅的刷业大道上，错落有致的院落掩映在绿树繁花间。路边一位正在浇花的老人放下喷壶，笑着跟我们说：“以前这里是臭水沟，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现在变成了小公园，晚上跳广场舞的人可多啦！”

小满有度，万物可期。风起皖西南，潮涌双林村，这幅和美乡村的画卷，才刚刚展开最精彩的序章。

